岛

——“人民楷模”王继才的奋斗人生（上）

■刘笑伟 王志国

王继才夫妇坚守32年的开山岛。 张 雷摄

2019年4月，笔者登上开山岛，看到一张王继才刚刚登岛时的照片——他穿着一件半旧的深蓝色上衣，里面的白衬衫衣领微微露出，脸上洋溢着微笑，还有那个时代特有的青涩表情。那是1986年，灌云县人民武装部部长王长杰送他到开山岛担任守岛民兵时所摄。

那个时候，开山岛是“黑白”的，不是彩色的。

那个时候，开山岛是荒芜的，不是丰腴的。

那个时候，开山岛只是一座荒凉之岛，并没有闪耀出黄金般的光芒。

开山岛，面积0.013平方公里，只有两个足球场那么大。他却在这个小岛上坚守了32年。

小岛如此之小，小到20分钟足可以走遍每一个角落；小岛又是如此之大，大得只剩下无边无际的浑黄的海浪，以及如无边无际的大海一般苍茫的时间。

王继才为什么来到这座小岛？他品尝到了什么样的岁月沧桑？是何等力量推动着他的妻子王仕花也来到岛上？他的家庭经历了怎样的悲欢离合？他的家园——物质的和精神的——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沧桑巨变？

站在开山岛上，站立在王继才曾经戍守过的地方，透过浑黄的波涛，笔者在寻找着答案。

一

王继才第一次登上开山岛时只有26岁，那一年是1986年。那时的中国，改革开放是最显著的特征。人们憧憬着过上幸福生活，开始打工、经商，走向沿海，走向经济特区……而这一年，王继才选择了上岛：一个荒凉的岛、一个没有人烟的岛、一个不可能发财的岛、一个没有电甚至没有淡水的岛。

开山岛距离燕尾港12海里，岛上无电无淡水无居民，野草丛生，海风呼啸。过去岛上没有专用码头，船要绕半天才能靠岸。

开山岛战略位置十分重要，曾有解放军一个连队驻守。1985年部队撤编后，设民兵哨所。此后，灌云县人武部每批派出3名民兵驻岛值守，先后派出4批。由于无给养船、无经费保障等原因，岛上生活实在艰苦。那些值守的民兵中，最长的待了13天，最短的只待了3天。只有王继才，一待就是32年。

每次遇到台风，王继才夫妇都用一根背包绳互相拴住去巡逻，以防被风刮跑。 郭丁虎摄

条件再苦，岛总得有人守。1986年7月1日，那是个炎热夏日。灌云县人民武装部部长王长杰坐在办公桌前，一直犯愁。他仔细地翻看全县民兵档案。当他看到王继才这个名字时，脸上多少有了点笑意，王继才倒是个合适的人选：1978年，王继才从灌云县四队中学高中毕业后，被推选为鲁河乡北五二队生产队队长。随后，因工作和民兵训练成绩突出，他被组织选为村里的民兵营长。

这个小伙子不错，人踏实，关键是不怕吃苦！王长杰想。

第二天，阳光明媚，王继才吃完早饭，骑上自行车，飞一般地向着县城赶去。王继才以为，夏季大练兵快到了，县人武部通知全县基干民兵营长前去受领训练任务。

到县人武部，王继才直奔二楼。

他郑重地喊了声“报告”，推门走进部长王长杰的办公室，有些拘谨地站着。

王长杰简单地询问了王继才的家庭情况，就开门见山：“小王，组织经过考察研究，决定调你去守开山岛。但由于经费保障有些困难，目前安排了你一个人上岛，你个人方面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！”

王继才一下子懵了。

县人武部组织民兵演习时，王继才曾多次登上开山岛。听了部长的话，他的眼神一下子黯淡下来，特别是“一个人上岛”的话语，像是突然压在心里的一块大石头，让他感觉胸口堵得慌。

王部长拍了拍王继才的肩膀，告诉他，这虽然是组织的考虑，但是也尊重个人意愿，可以回去跟家里人商量商量。

王继才在返回的路上，一直琢磨着这件事。满脑子里，一会儿是记忆中开山岛的模样，一会儿是3岁的女儿王苏乖巧甜甜的笑脸。到家后，他整个人精神恍惚，一头扎到床上。

父亲在靠近路边的自留田里干活，远远地瞧见王继才骑自行车回来，便像往常一样等着儿子到地里帮忙。可等了半天也没有等到，他放下手里的农活回了家。

父亲进屋时，王继才赶紧起身站在屋里。

父亲坐下后，先往旱烟袋里装烟丝，再压实，点火，直到烟圈一点点升腾起来，还没见王继才出声，就问儿子，“说说吧，憋着啥事？”

王继才忙将部长要派他守岛的事讲给父亲听。

“我不太想去。”王继才说。

“说说看，为什么不想去？”父亲问。

“孩子还小，离不开。再加上岛上没水没电，而且别人都不去，只派我一个人值守。还有，没有专门给养保障，全靠自己想办法。”

听着王继才的描述，父亲不慌不忙抽完烟，磕干净烟斗，把烟丝袋缠在烟杆上，对王继才说：“你不去，我不去，大家都不去，开山岛谁来守？”

“谁守都可以，反正不缺我一个。”王继才说。

父亲是一位基层老党员，耐心地给儿子做起思想工作：从他许多战友牺牲时不过十七八岁讲到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，从海岛守卫的重要性讲到支前时人民力量的强大作用。他还给王继才出主意，上岛后可依靠燕尾港镇的捕捞队往岛上捎带给养。

“可王仕花肯定不会同意的，王苏还小……”王继才打出了亲情牌。

“那就先不要同她讲。开山岛应该有人守，家里有我在，你放心去！”父亲说。

尽管这样，王继才还是一连好几天失眠了。一边是幸福美满的家庭，一边是为国守岛的重任；一边是重重的困难，一边是父亲坚定的话语……后来，王继才在岛上对王仕花讲，那几天里，他想了很多很多。他想到自己18岁要去当兵的初心，想到父亲每次给他讲起战斗故事时的那份触动。

一直到7月13日，王继才终于下定决心：去守开山岛！

7月14日上午，王长杰部长带着王继才从燕尾港码头出发前往开山岛。

开山岛，终于迎来了自己真正的主人，但王继才在岛上面对的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。

二

有段顺口溜这样形容开山岛：石多水土少，台风四季扰，飞鸟不做窝，渔民不上岛。初次上岛，王继才一个人整整在岛上待了48天！

考虑到王继才可能遇到的情况，王长杰部长带着王继才上岛后，留下了6条烟、30瓶白酒。临行前，王长杰和王继才长谈了一次，做了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。他拉着王继才的手说：“组织上把守岛任务交给你一个人，是对你最大信任。”说完，他告别了王继才。

开山岛上，只剩下王继才一个人。一个人！

在这段一个人守岛的日子里，王继才太寂寞了，学会了抽烟、喝酒，用以打发孤独的时光。没多久，王部长留下的烟和酒全部消耗完了。此后，他的烟酒一直没能戒掉。32年间，他尝试吃过瓜子糖果、抽过电子烟，试图把烟瘾戒掉，始终没有成功。

孤独久了，自然想做点什么。对于王继才来说，首先想到的是在岛上种点什么。

王继才在山前山后转了个遍，把部队遗留下来的格子田作了统计，并制订了一份开荒计划。部队设计的格子田面积一般是每块2到3平方米，面积虽小，但地块多，足足有十来块。只是这些格子田有的长满野草，有的建了水泥圃台，尚未来得及填土。

王继才望着长满野草的十来块格子田，心里高兴极了。他心里想着：把这十来块田全部种上作物，粮食问题应该可以解决了，等以后再从岸上带些泥土过来，蔬菜问题应该也能解决。

在接下来的十多天里，王继才除了巡逻、读书之外，大把的时间全部泡在了格子田里。他把每块地里的野草清理得干干净净，并把有些塌陷错位的石头重新加固。

但守岛的困难和考验远不止这些。

在灌河入海口，除了新沂河、灌河、盐河等河流之外，还有连接五省一市的泄洪通道，被燕尾港当地人称为“沂河淌”。在发生洪涝灾害时，几千米宽的“沂河淌”便是上游的泄洪通道，可以快速地将洪水排向大海。泄洪时，湍急的洪水从“沂河淌”内奔流而过，对于在里面繁衍生息的蛇、老鼠、青蛙、野兔、刺猬等小动物来说，无异于是一场生命的大迁徙。

在王继才第一次守岛的日子里，便遇上了“沂河淌”泄洪。傍晚，王继才站在岛上一层平台处远眺，发现灌河口方向漂来了不少草团子。第二天早上，一阵阵蛙叫响起在耳畔。王继才一个机灵从床上弹起。他当时的第一想法是，一定有人上岛了，要不然怎么会有蛙叫声？

就在王继才一把拉开房门时，一位从天而降的“访客”让他惊出了一身冷汗：一条四五指宽的花蛇，正盘在门前的墙角，慢慢扭动起身躯。

屋外，太阳尚没有升起来，借着淡淡的晨光，王继才抬眼望向海里，发现开山岛的四周满是杂草团，并且灌河口的方向仍不断有草团漂来。漂浮的草团上似乎有活物在动。仔细一看，竟是些蛇、老鼠、青蛙一类的动物，正挣扎着“游”向开山岛。

岛上突如其来的这场变故，让王继才寝食难安。白日里，王继才走到哪里，都要提着他的防身棍。到了夜幕降临时，他便早早地关上门窗、四处检查严实，连细小的窟窿都要用布塞上，心里才算踏实。

那是骄阳似火的8月，岛上来访的“不速之客”们，水土不服的情况开始显现。各种蛇、青蛙、老鼠的尸体出现在开山岛的各处，在烈日下发出恶臭，还引来无数的海苍蝇和蚊虫叮咬。

随后的几日里，王继才不仅要清扫岛上的动物尸体，还要对付那黑压压一片的海苍蝇和蚊虫。

室内的墙上、地上、家具等等，几乎看不到原有物体的本色；室外更如同“苍蝇联军”大本营，连风口的石阶上都立着黑压压的一片。白天里，苍蝇四处飞舞、觅食，吃饭成了王继才的大难题：成群结队的苍蝇若无其事地在盘子里“扫荡”，刚撵走了盘里的，盘外的又飞进来接续“扫荡”；饭碗里“进餐”的苍蝇更是锲而不舍，跟着米饭被送到嘴边仍不放弃。更要命的是，饿极了的苍蝇，随时在他身体暴露部位成片聚集，让他不胜其扰。

在这与世隔绝的48天里，王继才懂得了一个词：煎熬。熬过了最初的48天，王继才终于见到了妻子王仕花。

在开山岛码头，王仕花向笔者讲起了那刻骨铭心的一幕——

老王上岛48天后，我挺想他，就上岛来看他。那天，雾特别大，船走了一个半小时，才隐隐约约看到岛。一见面，我差点认不出来他，又黑又瘦，胡子拉碴，像个野人。

我说：“你跟我回去吧！”他不吭声。看见岛上屋子挺乱，碗筷也没洗，满地是烟头，酒瓶子倒在地上，我心里不好受，跟他说：“别人都不守，凭什么让你守啊？”

“你跟我走吧。”说着，我就用手拽他，拽不动。

老王这个人脾气有点犟，说过的话不愿轻易改，劝他也没用。

岛上夏天特别热，蚊子苍蝇多，老鼠也多，海风吹着海浪整天“哗啦哗啦”响。他一个人太苦了，像野人一样生活。我想留下来陪他。后来，我跟老王一起守海岛，是因为心疼他。

那是1986年9月的一天。

三

王继才和王仕花是1983年正月初六结的婚。这年年底，12月19日，他们的大女儿王苏出生。

当年，是王仕花的堂姑介绍他俩认识。他们两个村子离得挺远。王继才那时是生产队长、民兵营长，高中毕业，一米八的个子，干活有力气，是个好劳力。

第一次上岛，王仕花给丈夫带了烟和酒。两个月后，王仕花又上了岛。王继才见到她说，“你怎么又来了？”王仕花说：“我不走了。”

妻子铁了心要留下，王继才又怕她闷坏了。毕竟岛上的生活特别枯燥乏味。怎么办？于是，他除了陪王仕花聊天，就一刻不停地带着妻子投入到工作中！

他们每天沿着石阶巡逻，每天观察海情空情、检查岛上仪器设备运行情况。王继才想让王仕花忙起来，更多地参与到守岛的工作中。一方面，可以让她少些时间胡思乱想；另一方面，希望她能从日常工作中了解到守岛的重要性。

王继才经常对王仕花说，刚开始上岛的时候，他也想不通。可慢慢地，在守岛过程中，他逐渐理解了价值和意义。守岛不光是个象征，也有很多实际意义。岛上有测气象、水温、潮汐、航标的设备，需要有人维护。他说，有我们俩在这儿维护，别人就不用来了，这个是有意义的。岛上的旧营房，也要有人经常打扫维护修理。王继才说，要是将来哪一天，部队来了，营房马上就可以住。这就是王继才眼中守岛的意义。很普通，也很实在。“岛上不能没有人”“守岛就是守国”，这是王继才的初心。

小岛就是我家，守岛就是报国，这是王继才夫妇的精神支柱。只有凭借这根信念支柱，才能熬过那日复一日的、单调得仿佛同一天的漫长岁月。

在王仕花的记忆里，断水危机的阴影，在守岛的最初岁月里，时常困扰着她。开山岛上没有淡水，就意味着连喝水都成了大问题。

原来岛上是靠登陆艇送水，送一次要烧几千元的油。王继才是个过惯了苦日子的人，一算账心疼了。他说：“不要送了，就靠岛上的蓄水池，下雨的时候接雨水。”靠着雨水，王继才夫妇在岛上生活了很多年。

开山岛上没有正常的物资保障。每逢天气恶劣时，船只无法出海，开山岛便成了与世隔绝的孤岛。

特别是守岛的前十年里，如何度过没粮、没火的寒冬时节，经常是摆在王继才面前的现实难题。那短短的12海里航程，就像是难以逾越的天堑。

冬日里风来时，四周的礁石处处惊涛拍岸，溅起朵朵浪花，随着风飘散在小岛的角角落落。特别是后山炮台和码头两处，撞击的浪花常常飞出四五米高。来不及流回大海的海水，便硬生生地结成了冰，在靠近岸边附近则结成了冰锥，远远望去仍旧保留着奔向大海的姿势，一排排晶莹剔透地挂在岸边。

1992年2月4日，是王继才登岛后一家人在开山岛上度过的第6个春节，也是全家记忆里最刻骨铭心的一个冬天。那一年，大女儿王苏9岁，儿子王志国5岁，小女儿王帆只有3岁。

那天，如期而至的强热带风暴如同收音机里预报的一样迅速又猛烈。呼啸的狂风在山体与房屋之间的缝隙中，发出尖锐的嘶鸣声。开山岛上那代替玻璃、用钉子固定在窗框上的两三层透明塑料布，一下子就被吹破了。雨水也立刻沿着墙边“哗哗”地流淌进来。

王继才赶忙找出锤子、钉子，冲到窗前忙碌起来。王仕花则带着孩子，慌忙地“抢救”堆在床上的被子、衣服等御寒物品。顺着窗户灌进来、夹杂着雨水的寒风，让孩子们冻得直打哆嗦。

钉好窗户，王继才看见摆在屋子中间的煤球炉，没有淋着雨，深深地舒了一口气。突然，他好像想起了什么，一个箭步冲向隔壁，那堆在地上的十多块煤球，早湿了大半，放在窗台上用于点火的打火柴，也在水里泡得湿透了。

因为提前到来的寒潮，王继才未能赶回岸上采购过冬的物资。这场风暴让他陷入了更深的绝望中：两个大人、三个孩子，一家五口，还有大半个月才会有船出海开捕，这日子该怎么过下去呢？

风暴后的第三天，岛上彻底断粮了。王继才看到落潮后，岛上的牡蛎滩显出了大半，赶紧下去撬生长在滩上的牡蛎。

“老王，外面这么大的风雨，你等雨小点再去吧。”王仕花说。

“不能等了，涨五退六平三刻，现在差不多平潮了，现在不去撬点蛎子上来，一会涨潮就糟了，我们俩饿一饿没事，小孩怎么弄？”王继才一边说，一边将塑料布缝起来的雨披往头上套。

“登陆艇码头旁边的斜坡都结冰了，你下去的时候小心点啊，千万别摔着了！”王仕花仍然不放心。

“知道了！”王继才拎着篮子，大步跨出门。

被雨水泡过的煤球放在炉沿烘干后，让王继才一家取了两天暖、烧了两大瓶热水。王继才当时考虑：步话机坏了，等港里的渔船开海捕捞，怎么也还有十几天的时间，只能靠海吃海了。但望着满山光秃秃的石头，却找不到几根可以用来生火的干草。储备一些开水，可以在断火以后把牡蛎烫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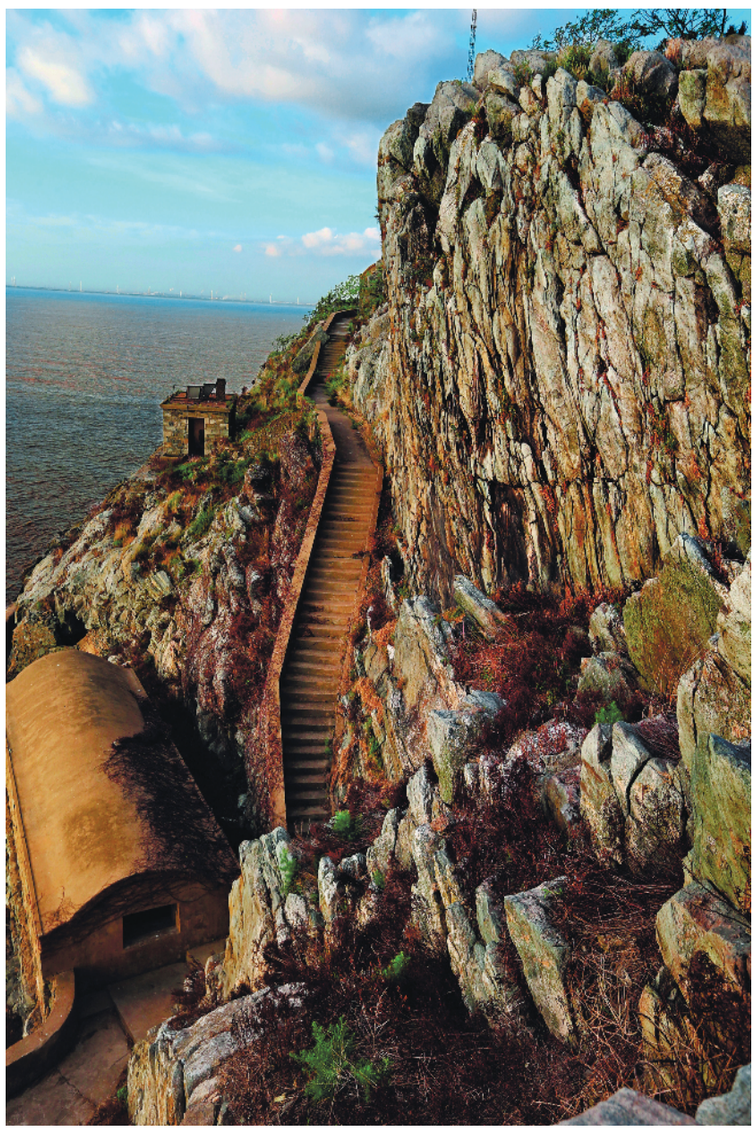
两天后，他们一家人迎来了吃生牡蛎的日子。仅剩下的三四块煤球被水泡得化成了渣，王继才索性倒了点水拌了拌，用手搓成十几个小球，放在太阳下晒干。但是，这些质量不过关的煤球，放进炉子里的时候呛了一屋子浓烟，炉子彻底熄了火。

没有火种，就意味着在开山岛上，王继才和家人要过原始人的生活——吃生的东西。好在是熬到了渔船出海的日子。春节后，出海渔船在王仕花举着的红衣服的召唤下靠了过来。拿到吃的，看着孩子们狼吞虎咽的样子，王仕花坐在一边号啕大哭。

她的眼泪，含着多少辛酸、苦楚……也许，只有开山岛最清楚。也只有开山岛最清楚他们夫妻俩、他们一家子守岛建岛的人间冷暖、岁月苦乐，以及用青春和热血浇铸的家国大义。

标题书法：**汤晓燕**

（本文节选自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《家·国——“人民楷模”王继才》）



长长的台阶，记载着王继才夫妇32年的守岛岁月。 江苏省军区提供

人物纪实

长征 第4714期

社址 北京阜外大街34号 电报挂号 6043 邮政编码 100832 查询电话 66720114 发行科电话 68586350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0170号 广告部电话 66720766 月定价 20.80元 零售 每份0.80元 昨日（北京版）开印2时45分 印完3时55分